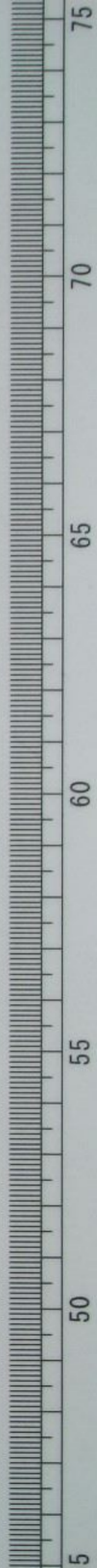


醫籍攷

卷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方論十四 十五 十六

武
2
19



武
2
189

九折堂山田
氏圖書之記

問氏
齋

圖書

醫籍考卷三十六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十四

吳氏有性温疫論

二卷

存

自序曰夫温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濕乃天地間別有
一種異氣所感其傳有九此治疫緊要關節奈何自古迄今
從未有發明者仲景雖有傷寒論然其法始自太陽或傳陽
明或傳少陽或三陽竟自傳胃蓋為外感風寒而設故其傳

法與溫疫自是迥別嗣後論之者紛紛不止數十家皆以傷寒為辭其於溫病證而甚略之是以業醫者所記所誦連篇累牘俱係傷寒及其臨證悉見溫疫求其真傷寒百無一二不知屠龍之術雖成而無所施未免指鹿為馬矣余初按諸家咸謂春夏秋皆是溫病而傷寒必在冬時然歷年較之溫疫四時皆有及究傷寒每至嚴寒雖有頭痛身疼惡寒無汗發熱總似太陽證至六七日失治未嘗傳經每用發散之劑一汗而解間有不藥亦自解者並未嘗因失汗以致發黃譫語狂亂胎刺等證此皆感冒膚淺之病非真傷寒也傷寒感冒均係風寒不無輕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傷寒希有况溫

疫與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馬攸分益見傷寒世所絕少仲景以傷寒為急病倉卒失治多致傷生因立論以濟天下後世用心可謂仁矣然傷寒與溫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諄諄告世至溫疫多於傷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論或謂溫疫之證仲景原別有方論歷年既久兵火湮沒即傷寒論乃稱散亡之餘王叔和立方造論謬稱全書溫疫之論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禎辛巳疫氣流行山東浙省南北兩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闔門傳染始發之際時師誤以傷寒法治之未嘗見其不殆也或病家誤聽七日當自愈不爾十四日必瘳因有失治不及期而死者亦有治之大晚服藥

不及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劑攻補失叙而死者或遇醫家見解不到心疑膽怯以急病用緩藥雖不即受其害然遷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所感之輕者尚獲僥倖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勝記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簡古書不無明論是以投劑不效醫者傍皇無措病者日近危篤病愈急投藥愈亂不死於病乃死於醫而不死於醫乃死於聖經之遺也吁千載以來何生民不幸如此余雖固陋靜心窮理格其所感之氣所入之門所受之處及其傳變之體平日所用歷驗方法詳述于左以便高明者正之昔崇禎壬午仲秋姑蘇洞庭吳有性

先著序曰溫疫為病至重也昔鮮成書方治闕如明末有吳又可者獨能有見於此著論二篇反覆推明謂與傷寒分途制達原飲以解其初起之邪其所主用惟在下之一法甚有上下再下三下者驟閱其論人或未免驚疑然細按之條分縷析非鑿空之談亦非孟浪之施也惜其流未布未廣知之者甚少儀真劉子方舟業醫早成心虛而好學既獲是編向之有疑於中者渙如冰釋因思重為鐫板以公諸同輩知余喜論方書特出是編以相質且索數言以弁之夫溫疫者傷寒之別也自有傷寒論以來千數百年塵埋榛塞近人有稍知討論者喻氏高論篇方氏程氏前後條辨其著者也皆醜詆

叔和自矜所得然皆誤認三陰經之卽是裏於三陰條下諸證治未免回惑於心鮮所發明喻氏剪開之切者有不誣方氏程氏特亂多道一時京之者頗衆以致開口卽云三陰雖鑠石流金之際出于輒投薑附遇有藥之而效此則別有所因而醫者居之不疑自信愈篤有識者但從旁竊憫之今吳氏殘編復出於斯時意將有可改正之機歟夫謂仲景不爲溫疫立論者非也謂仲景原有溫疫方論年久而失之者亦非也昔王安道欲分傷寒論之半以屬直中不知直中之病雖危亡頃刻然一於寒而無熱不似傷寒之傳變倏忽安道但用以治直中而效耳其實仲景不爲直中之論也喻氏

醫門法律中易直中之名爲中寒亦知安道所矜張者蓋是傷寒論外之一事耳今吳氏之於溫疫可謂發揮無餘蘊矣然折衷而論亦祇是疫耳溫之一字原可不設云瘟則贅疫是疫則亂溫特從俗所稱並舉之觀其卷末正名之意及論中後半但稱時疫可見疫之首尾證雖多端亦但是傷寒論中之一治觀其主用之方不越於大小調胃三承氣而所引發熱而渴不惡寒者溫病則疫之綱領已括於論之一條詎能有出於仲景範圍之外者而更何憾於疫論之有無耶凡傷於寒則爲病熱以其鬱陽而爲熱當其邪在皮毛固是寒邪傳至於裏則純爲熱邪矣是以燔灼真陰煎熬津液不得

已而用下耳而疫之始終為熱者與斯相類但謂其邪伏於
募原初發即在半表裏間而兼有三陽證者是其熱淫之氣
浮越於三陽經能顯某經之病當隨某經兼而治之此則吳
氏卓越之見發前人之所未發至云溫疫三三百人總遇二
三正傷寒治正傷寒數百人總遇二三真陰證及乎誤汗誤
下屢汗屢下絕證全見此時峻補尚恐不及而猶以補為戒
以參為慮此則所見未達在善讀書者自權衡之使來者獲
奉斯編以從事既知有冬月之正傷寒又知有三時之感冒
今復知有四時之疫氣與夫一歲之中非其時而有其氣與
至而太過不及者皆能為病既知四時正令不病之春溫又知

至而為病之春溫與冬不藏精春必病溫之溫而疫可連溫
之名溫決不卽是疫則曉了明辨左右應之而不眩譬之泛
海已有針車復何憂方向哉

劉敬亭畧曰明末吳又可先生以溫疫一證舊無成法亦鮮
明文著論二卷謂溫疫與傷寒相類而分途條分縷析詳哉
言之余目束髮從事於醫問卷勤多所疑或質諸師友或叩
諸古人之書必得之釋然而後快後見此論反覆玩味知其灼
有所見可補前人之未逮雖其中亦有矯枉過正不能無疑
者如云臨證悉見溫疫傷寒百無一二又如達原飲以解初
起之邪遽用峻猛之藥似未可盡泥然表裏先後次第釐

然凡確信於心以之如法施治則卽未有不投之而立效者也向有顛倒原文竄以臆見別立書名擬爲己者有則大失作者之用心矣

吳儀洛曰近吳又可瘟疫論其治法與冬寒春溫夏秋暑熱之治法無別惟達原飲一方不同耳然其所論疫邪在膜原半表半裏之間殊爲未確故達原飲亦非的對之方也傷寒

分經

四庫全書提要曰瘟疫論二卷補遺一卷明吳有性撰有性字又可震澤人是書成於崇禎壬午以四時不正之氣發爲瘟疫其病與傷寒相似而迥殊古書未能分別乃著論以發

明之大抵謂傷寒自毫竅而入中脈絡從表入裏故其傳經有六自陽至陰而以次而深瘟疫自口鼻而入伏於募原其邪在不表不裏之間其傳變有九或表或裏各自爲病有但表而不裏者有表而再表者有但裏而不表者有裏而再裏者有表裏分傳者有表裏分傳而再分傳者有表勝於裏者有先表而後裏者有先裏而後表者其間有與傷寒相反十

一事又有變證兼證種種不同茲著論制方一一辨別其顯然易見者則脈在不伏不沉之間中取之乃見舌必有胎初則白甚則黃太甚則黑而芒刺也其謂數百瘟疫之中乃偶有一傷寒數百傷寒之中乃偶有一陰證未免矯枉過直然

古人以瘟疫為雜證醫書往往附見不立專門又或誤解素問冬傷於寒春必病溫之文妄施治療有性因崇禎辛巳南北直隸山東浙江大疫以傷寒法治之不效乃推究病源參稽醫書案著為此書瘟疫一證始有繩墨之可守亦可謂有功於世矣其書不甚詮次似隨筆劄錄而成今姑存其舊其下卷勞復食後條中載安神養血湯小兒時疫條中載太極丸^方並有而無藥又疫痢兼證一條亦有錄而無書故別為補遺於末又正名一篇傷寒例正誤一篇諸家瘟疫正誤一篇原目不載蓋成書以後所續入今亦併錄為一卷成完書為

劉氏奎瘟疫論類編

五卷

存

自序曰宇宙之大皆氣之所鼓鑄也而氣之為氣各殊為一陰一陽曰二氣風寒暑濕燥火為六氣映明出霄則有九氣旋轉乾坤者更有二十四氣夫氣雖多端然皆有名可稽有義可尋也獨至於溫疫乃天地之厲氣不得以迹求未許以數測其來也莫識其源其去也難竟其所人感之近則沿門闔戶未之逃遠則城市鄉遂無克獲免是病之為害於人者莫溫疫若也張長沙傷寒論一書原非為治瘟疫而設第人

以瘟疫證候有類傷寒故往往以治傷寒之法治之卽有心知其未穩者亦不過於麻桂青龍等湯中加以涼藥而止然究之不離乎溫散者近是而終亦未得治瘟疫之肯綮焉千百年來貽害非淺自吳又可先生出始分傷寒瘟疫爲兩途謂瘟疫邪自口鼻而入伏於膜原不宜汗散初起用達原飲爲主方而隨經加減析理精詳又佐以十傳治法神明而變通之更著爲偉論釐新方獨闢蠶蟻釐力排誤說則是有傷寒論於前不可無瘟疫論於後洵堪方駕長沙而鼎足盧扁功在萬世當爲又可先生首屈一指矣余讀是書有年觀其識見高明議論精卓其於治瘟疫誠無間然矣但嫌

其叙次亂雜前後倒置不便觀覽且行文詳畧未能合宜字句多所疵類意或當時初脫之藁未經訂正故叢脞如此因命子秉錦分別而類叙之析爲五卷曰諸論曰統治曰雜症曰提要曰正誤取名瘟疫論類編更參以管見加之評釋剛厥繁蕪補其罅漏俾後學之誦習可一目而豁如作者之心思可照然而若揭雖未能如成喻等之表章仲景而亦未可謂非讀瘟疫論者之一助也是爲序昔乾隆五十五年歲次庚戌季

夏劉奎松峯書

劉嗣宗序畧曰蓋聞莫爲之後雖聖弗傳仲景傷寒論一書賴有諸家註釋而作者之心思始大白於世第傷寒患者絕

少唯瘟疫歲歲不斷其難療也更甚於傷寒但業岐黃家
鮮有深造其域者自吳又可先生出始著瘟疫論一書釋千
古之疑洩乾坤之秘詢堪方駕長沙矣第舉世習聞冬傷於
寒春必病瘟等說其於又可之論未必不疑信參半也吾友
松峯山人起而表章之分爲五門加之評釋取名瘟疫論類
編真足以豁習者之目而傳作者之心其有功於又可者
於天下後世爲何如哉而山人平居之抱負更有不盡於是者
余游東武四十餘年與山人昆仲交最深故知之最悉山人賦性
仁慈與世無忤爲善唯日不足抱不羈之才讀書目下十行
而又手不釋卷少隨厥祖青岑公方伯西川又隨父引嵐

公分守保郡間闡萬里晉接名賢故其詩文頗具奇氣
政道多所師承後引嵐公捐館官署山人遭遇坎壈恬
然自若絕不一介於懷自幼不利場屋入闈輒病雖力疾
草率爲文而已能屢蒙荐取第信天安命中年卽不赴
公車惟以登山臨水師友聖賢爲事厥後其兄石菴公督學
江左携之俱往而所學益進伊時山人胞叔太傅相國文正
公在朝侍側者止有猶子松庵一人石菴隨將山人送至京
邸冀其同登雲路並黜朝班居無何而山人以病返里優游
於馬耳常山之間以詩酒文章自怡悅閉戶讀書不作仕
進計更精於醫學志在救人不邀財賄寧人野老尤所關心

與其子秉錦終歲研窮靈素探索元微著有松峯說疫
濯西救急簡方行世又有所著景岳全書節文四大家醫
粹松峯醫話等書尚未脫藁吾聞之其上者立德其次
則立功其次則立言若山人者可謂兼而有之矣

舒氏詔摘錄瘟疫論

一卷

存

劉氏奎松峯說疫

六卷

存

自序曰傷寒之不明也以中寒亂之瘟疫之不明也以傷寒
亂之能於其中劃然分析則其於治傷寒瘟疫也思過半矣
傷寒自仲景而下承承繼繼各有專家著書立說者無慮數
十種獨至瘟疫則畧而不講焉間有談及者不過寥寥數語
核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遂致瘟疫一證靡所指歸往往以
治傷寒法治之非大用溫散即過投苦寒欲病之愈也難矣
先大人引嵐公一生精於醫理南北宦遊雖簿書鞅掌間聞
人疾苦莫不竭力拯救余忝聆庭訓非伊朝夕且韶年善病
因得於暇日取家藏岐黃書縱觀之故頗有會心處因念瘟
疫一門非他證可比不能遲之歲月緩為調理其效見在一

二劑之內其痊愈在三五日之間不可不亟為講究以共登
寶筏昔吳又可瘟疫論一書較之諸家俱見卓識獨闢蠶叢
業已盛行海內故其方論茲集一概不錄第就自所經歷者
聊紆管見以羽翼又可當亦談疫者之所不斥也夫疫病所
包甚廣而瘟疫特其一耳又添雜疫寒疫各著方論而證治
始備隨編輯酌定分為六卷曰述古曰論治曰雜疫曰辨疑
曰諸方曰運氣亦庶幾成一家言焉第是書之成錦兒之力
居多其曰松峯說疫者明乎其不敢擅為已有以成善則歸
親之意云爾其中分傷寒與瘟疫故若列眉而理路治法亦
頗審慎不敢掩古人所長而襲為已有亦不肯震前賢名望

而為其所愚第疫症千變萬化治之不可膠執亦不可師心
所顧同志君子神明而變通之是則余之厚望也夫是為序
昔乾隆己酉菊月松峯劉奎書

周氏揚俊溫熱暑疫全書

四卷

存

自序曰醫之道難矣哉凡病傷寒最重溫熱尤烈傷寒僅在
一時溫熱暑疫每發三季為時既久病者益多苟不明其源
溯流不得清也不辨其類療治不得當也則溫熱暑疫皆熱
證也燎原之下竟乏清涼一滴人無今昔性有異同神酣往

聖志切瑯琊俊以一隙微明靜中索照焉夫上古聖人首重
色脈以營之未交已交定人生死片言已畢中古聖人尚論
穀氣盛衰定人生死片言已畢仲景叔季聖人也既立方論
復出不盡之藏緯以膀胱之傷與絕定人生死先後合符了
無刺義矣乃仲景於傷寒論中溫熱森林具載黃芩白虎等
湯是其治也後之學者苟能引伸此意便可變化不窮神明
千載不能細察其理反執以為治傷寒之法蓋思本湯既無
外解之功又無內奪之力聖人立法果何謂乎自晉以來疑
鬼疑蜮陋治無已如崔文行解溫用白朮烏頭細辛桔梗四
味更加附子名老君神明散更加螢火名務成子螢火丸熱

藥相投以火濟火誰具辨諸如仲景書謂太陽病發熱不惡
寒而渴者為溫病朱肱活人書謂發熱惡寒頭疼身痛者為
溫病已博聖訓矣又云春秋發斑軟嗽為溫病至風溫治在
少陰其所立五方如葳蕤湯知母葛根湯防已湯栝樓根湯
葛根龍膽湯風火相熾燔灼無休復改聖散子仍用附子表
裏香燥同之東坡先生在黃州時頗稱其效豈知朱肱已三
易其方用敗毒散而遠熱藥然厥功奚減厥非吳氏謂傷寒
壞病更遇溫熱為溫病際古老人傷寒名象也其子雲岐以
傷寒過經不解者為溫病指叔和之言為仲景之文趙嗣真
謂仲景云重感異氣變為溫病汪機謂仲景云遇溫氣為溫

病遇溫熱為溫毒，竟不顧聖經之載於方策者，何曾有此一語。巢氏病源，遵崔文行解散法，一日用摩膏，火灸二日，用汗解散，三日復汗之，四日用藜蘆丸，吐之，五六日解未了者，復鍼之，熱已入胃，雞子湯下之，遂使龐安常自撰微言，一以和解為主，奉為靈寶，少移則蹶。巢龐比匪何極。李思訓亦宗和解，王海藏稱其當宋全盛，明哲莫踰，擬非其倫矣。丹溪長於溫熱，善用涼藥，溫熱遇之，自能解散，要非有斟酌於其間也。東垣不善外感，長於內傷，乃從內經悟出，冬溫春溫二義，誠暗中一火炬。嘉言極口歎頌，真先得我心者矣。迨劉河間傷寒直格於熱病，每多人理深談，然混在正傷寒中。

在人眼光採擇，不免金屑雜於泥沙者歟。至明季方中行著傷寒條辨，可謂直登仲景之堂，獨闢生面，惜其論溫熱亦分陰分陽，似可用熱遂為嘉言所宗，嗟乎病名溫熱，自需寒涼，乃千百年來，盈庭聚訟，先後支吾，陽春寡和，於漢庭填虎迭奏於晉室，良由來派不清，復無面牆體認，誠習焉而不察耳。不然，豈諸公各自名家，乃甘恃聖矩如是耶。若夫夏月暑證，卽金匱中濕暍氣蒸之病也。潔古東垣以動靜分陰陽，動而得之為陽，用白虎靜而得之為陰，用大順冷香諸劑，豈知夏月泉泉炎威，有陽無陰，動靜不甚相遠，惟多食水果冷物，及恣意房幃，致傷太陰少陰者，熱藥可以暫用，豈得視溫熱之

味為通行之藥乎。漕憲北海林夫子為一代偉人醫學宗匠
俊立雪程門三五年間極蒙提命因授所刻明計部張鳳達
治暑書。明理蘊精確不磨雖有小疵不掩大德誠可振聳
矚於千古者也。至叔和云四時不正之氣感則為疫不知非時
不為厲氣僅為寒疫而大疫之沿門闔境傳染相同者
允在兵荒之後尸濁穢氣充斥道路人在氣交感之而病氣
無所異人病亦同所以月令於孟春掩骼埋胔不敢成後者
聖王早慮及此耳非徒澤及枯骨也。後世治疫之法未有定
見如嘉言上焦如霧升逐解毒中焦如澀疏逐解毒下焦如
瀆決逐解毒俟其營衛既通乘勢追拔勿使潛滋暗長於未

盡之時此固不易之論然求其反覆盡義變態直窮者舍吳
又可之言別無依傍也。俊幸生明備不安苟且日引光明之藏
志披榛莽之餘輯仲景傷寒論三註全匱補註之餘先將
溫熱暑疫四證登訂經文集方論無背聖法有合病情各
自成帙蒙藩憲丁夫子因戊午年時疫盛行閱編戶之疾苦
如痼瘕之乃身遂下詢疫所自始與所為治惻然嘆曰嗟乎
安得明此理者數十輩循行救治俾在輪大樹夢魔心迷
者一旦提置冰山雪竇之中奚止飲醍醐而稱快哉命急付
丞以公同志康熙己未臯月吳門周揚俊禹載識

醫籍考卷三十六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right column.

醫籍考卷三十七

東都 丹波元胤紹翁 編

方論十五

秦始皇帝扁鵲俞拊方

漢志二十三卷

佚

史記扁鵲傳曰上古之時醫有俞拊治病不以湯液醴灑鏡石橋引紫杵毒熨一撥見病之應因五藏之輸乃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擗腦髓探荒凡幕前流腸胃漱滌五藏練精易形鵲冠子曰龍緩云王獨不聞俞拊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

避之

說死曰中古之為醫者曰俞柎俞柎之為醫也搦髓腦束
育莫炊灼九竅而定經絡死人復為生人故曰俞柎

班固曰方伎者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岐伯俞柎中
世有扁鵲秦和

應邵曰扁鵲俞柎黃帝時醫也

按俞柎韓詩外傳作踰跗太平御覽引史記作俞附鄭
玄周禮註作榆柎楊雄解嘲作史跗

黃帝問答疾狀

宋志一卷

前漢郊祀志谷永說方
士之方有云堅冰淖滿注
晉灼曰方士詐以藥石若
陷冰丸投之冰上冰即消液
因假為神仙道使然也

佚

扁鵲陷冰丸方

隋志一卷

佚

按千金方有太乙神明陷冰丸是書所載豈其類歟
後漢臧洪傳曰焦和恐賊乘凍而過命多作陷冰丸
投于河似不是藥劑

扁鵲肘后方

隋志一卷

佚

扁鵲療黃經

宋志三卷

佚

枕中秘訣

宋志三卷

佚

亡名氏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

漢志三十卷

佚

五藏六府疝十六病方

漢志四十卷

佚

五藏六府痺十二病方

漢志四十卷

佚

風寒熱十六病方

漢志二十六卷

佚

五藏傷中十一病方

漢志三十一卷

佚

容疾五藏狂顛方

漢志十七卷

佚

湯液經法

漢志三十二卷

佚

倉公決死生秘要

宋志一卷

佚

史記太倉公傳曰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名
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
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
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
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然左右行游諸侯不以
家為家或不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者文帝四年人上書言
意以刑罪當傳西之長安意有五女隨而泣意怒罵曰生子
不生男緩急無可使者於是少女緹縈傷父之言乃隨父西
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
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雖欲改過自新其道莫由終不

可得妾願入身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改行自新也書聞
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

醫籍考卷三十七

醫籍考卷三十八

東都丹波元胤紹翁編

方論十六

張仲景方

唐志作王叔和張仲景藥方

隋志十五卷

本朝現在書目作九卷

佚

評病要方

七錄一卷

佚

濟黃經

宋志一卷

佚

金匱要略方

宋志三卷

存

孫奇等序曰張仲景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今世但傳傷寒論十卷雜病未見其書或於諸家方中載其二矣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則辯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并療婦人乃錄而傳之士流才數家耳嘗以對方證對者施之於人其效如神

然而或有證而無方或有方而無證救疾治病其有未備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臣奇先校正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仍以逐方次於證候之下使倉卒之際便於檢用也又採散在諸家之方附於逐篇之末以廣其法以其傷寒文多節畧故斷自雜病以下終於飲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舊名曰金匱方論臣奇嘗讀魏志華佗傳出書一卷曰此書可以活人毋觀華佗凡所療病多尚奇怪不合聖人之經臣奇謂活人者必仲景之書也大哉炎農聖法屬我盛且恭惟主上不承大統撫育元元頒行方書拯濟疾苦使和氣盈溢而萬

物莫不盡歟矣。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高保衡尚書都官員外郎臣孫奇司封郎中充祕閣校理臣林億等傳上。

趙希弁曰：金匱玉函經八卷，右漢張仲景撰，晉王叔和集，設答問雜病形證脈理，參以療治之方。仁宗朝王洙得于館中，用之甚効，合二百六拾二方。

陳振孫曰：金匱要略三卷，張仲景撰，王叔和集，林億等校正。此書王洙於館閣蠹簡中得之，曰：金匱玉函要略方上卷論傷寒中論雜病，下載其方，并療婦人，乃錄而傳之。今書以逐方次於證候之下，以便檢用。其所論傷寒文多節畧，故但取雜病以下，止服食禁忌二十五篇二百六十二方，而仍其舊

名

鄧珍序曰：聖人設醫道以濟夭枉，俾天下萬世人盡天年，博施濟衆，仁不可加矣。其後繼聖開學，造極精妙，著于時，名于後者，和緩扁倉之外，亦不多見。信斯道之難明也。與長沙太守張仲景以穎特之資，徑造闡奧，於是採摭群書，作傷寒卒病論，方合十六卷，以淑後學，遵而用之，困甦廢起，莫不應効。若神迹，其功在天下，猶水火穀粟，然是其書可有而不可無者也。惜乎後之傳者，止得十卷，而六卷則亡之。宋翰林學士王洙偶得雜病方三卷於蠹簡中，名曰金匱方論，即其書也。豐城之劍，不終埋沒，何其幸耶！林億等奉旨校正，並板行于

世今之傳者復失三卷豈非世無和氏而至寶妄倫於荆石
與僕幼嗜醫書旁索群隱乃獲于盱之丘氏遂得與前十
卷表裏相資學之者勸免掣肘嗚呼張茂先嘗言神物終
當有合是書也安知不有所待而合顯於今也故不敢秘特
勒諸梓與四方共之由是張氏之學不遺軒岐之道昭著林
林總總壽域同躋豈曰小補之哉後至元庚辰樵川王佩鄧
珍敬序

俞橋曰宋學士王洙得是書於蠹簡間林億等雖校理重刻
元金以來世寡經見諸家或載金匱方治多於他書中得之
耳不然何未有一人能語其顛末者嗟予小子幸獲伏讀敢不

寶惜

徐鎔曰謹按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二卷中金匱玉函經八卷
條下晁氏曰漢張仲景撰晉王叔和集設問答雜病形證脈
理參以療治之方仁宗朝王洙得於館中用之甚效合二百
六十二方據此并前林序云依舊名曰金匱方論則王洙館
中所得名曰金匱玉函要略方係五代時改名耳所以通考
只云金匱玉函經也是金匱玉函經元時已無矣夫金匱玉
函經八卷東漢張仲景祖書名也金匱方論三卷傷寒論十
卷似西晉王叔和選集撰次後俗傳書名也若金匱玉函要
略方五代及宋相沿書名也今單名金匱要略而去其玉函

二字愈遠而愈失其真矣又據晉皇甫謐甲乙云仲景論廣
伊尹湯液用之多驗王叔和撰次仲景撰論甚精指事施用
卽今俗所分傷寒論金匱要略是也孫真人千金云江南諸
師秘仲景傷寒方法不傳是叔和選論思邈亦未嘗研也
惟文潞公藥準云仲景爲群方之祖宋奉議活人書云古人治
傷寒有法治雜病有方葛稚川作肘后孫真人作千金陶隱
居作集驗玄晏先生作甲乙其論傷寒治法者長沙太守一
人而已華佗指張長沙傷寒論爲活人書昔人又以金匱玉
函名之其重於世若此然其言雅非精於經絡不能曉會若
孫思邈則未能詳仲景之用心者是宋時絕分傷寒論金匱

要略爲二書也成聊攝明理論云自古諸方歷歲浸遠難可
考評惟仲景之方最爲衆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
尹本神農之經醫帙之中特爲樞要參今法古不越毫末
乃大聖之所作也劉河間原病式云自黃帝之後二千五百有
餘年有仲景方論一十六卷使後之學者有可依據文亦玄
奧以致今之學者尚爲難焉故今人所習皆近代方論而已
但究其末而不求其本唯近世宋奉議多得其意遂以本仲
景之論而兼諸書之說作活人書其言直其類辨使後學者
易爲尋檢施行故今之用者多矣據河間十六卷之言此時
仲景書尚未分傷寒雜病爲二門也或金匱玉函經八卷坊

間分作十六卷亦未可知故東垣內外傷辨惑論曰易張先生云仲景藥爲萬世法號群方之祖治雜病若神後之醫者宗內經法學仲景心可以爲師矣王海藏此事難知云余讀醫書幾十載矣所仰慕者仲景一書爲尤然讀之未易洞達其趣欲得一師指之徧國中無有能知者故於醫聖元戎云折中湯液萬世不易之法當以仲景爲祖又云金匱玉函要略傷寒論皆張仲景祖神農法伊尹體箕子而作也唐宋以來如孫思邈葛稚川朱奉議王朝奉輩其餘名醫雖多皆不出仲景書又湯液本草於孫葛朱王外添王叔和范汪胡洽錢仲陽成無已陳無擇云其議論方定增減變易千狀萬態

無有一毫不出於仲景者潔古張元素其子張璧東垣李明之皆祖張仲景湯液惜乎世莫有能知者又云仲景廣湯液爲大法晉宋以來號名醫者皆出於此又按丹溪局方發揮或問曰仲景治傷寒一百一十三方治雜病金匱要略二十有三門何也答曰仲景諸方實萬世醫門之規矩準繩也後之欲爲方圓平直者必於是而取則焉曰要略之方果足用乎曰天地氣化無窮人身之病亦變化無窮仲景之書載道者也醫之良者引例推類可謂無窮之應用借令略有加減修合終難踰越矩度又曰圓機活法內經具舉與經意合者仲景書也仲景因病以制方局方製藥以俟病據數家說是

元末及我國朝初醫方分傷寒雜病爲二家也只因聊攝七
十八歲撰成明理論八十歲時註完傷寒論未暇註金匱論
所以俗醫分爲二門致今時衆口一辭謂仲景能治傷寒而
不能療雜證也寬哉余素慨金匱方論與傷寒論睽離孤處
及註解傷寒論又明理論亦散失群已近五百年因謀諸新
安師古吳君校壽一梓成濟睽而得會遇庶幾業致而弗致
得此失彼各自專門爲粗陋又冀華劔復合昌鏡再圓天
作之合云爾萬曆戊戌孟夏吉日匿迹市隱逸人謹識
徐靈胎曰金匱要略乃仲景治雜病之書也其中缺畧處頗
多而上古聖人以湯液治病之法惟賴此書之存乃方書之祖

也其論病皆本于內經而神明變化之其用藥悉本于神農
本草而融會貫通之其方則皆上古聖人歷代相傳之經
方仲景間有隨證加減之法其脈法亦皆內經及歷代相傳
之真訣其治病無不精切周到無一毫遊移參錯之處實能
洞見本源審察直宅未故所投必效如桴鼓之相應真乃醫方
之經也惜其所載諸病未能全備未知有殘缺與否然諸大
證之綱領亦已粗備後之學者以此爲經而參考推廣之已
思過半矣自此以後之書皆非古聖相傳之真訣僅自成一
家不可與金匱並列也

姚際恒曰金匱五函經又名金匱要略稱漢張仲景撰晉王

叔和集案此非仲景撰乃後人偽託者也

按先子曰張仲景云作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而梁
七錄張仲景辨傷寒十卷乃今所傳傷寒論其六卷
則雜病論即今金匱要略係其遺篇考千金方江南諸
師秘仲景要方不傳隋巢元方作病源候論傷寒門中
有傷寒論文而不著仲景之名蓋據小品所引而收載
乎然於其婦人三十六疾則稱仲景義最玄深非愚淺
能解巢氏豈特寓目於雜病而未及傷寒論耶孫思邈
晚年得仲景原本收翼方第九第十卷中而他門並無引
之者孫氏豈特研傷寒論而未及雜病論耶後天寶中

王燾撰外臺秘要載此書方藥而云出傷寒論乃其不
易舊目者原書或僅存於臺閣中而王氏特得窺之耶
意者仲景之書自晉經隋唐顯晦離合其傳不一如此
蓋唐時有合傷寒雜病論改名金匱玉函以傳之者後
人因剛畧其要約爲三卷更名云金匱玉函要略歟淮
南要略訓高誘註曰鴻烈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
序其微妙論其大體也命名之義蓋出于此且林億等
序云傷寒文多節畧傷寒乃有全本故知其多節略至
雜病則雖他本可攷以傷寒例之則其節畧舊文可復
知也林序又云依舊名曰金匱方論徐鎔因謂王洙館

中所得名曰金匱玉函要略方論係于五代時改名耳
然周禮疾醫職賈公彥疏引張仲景金匱云神農能嘗
百草則炎帝者也今要略無此文豈其所刪畧歟以此
知唐時已有金匱之名必非五代時改名也皇甫謐云
仲景垂妙于定方陶弘景云惟仲景一部最爲衆方之
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診脈明氣候以意消息之爾二
氏距仲景未遠其言如此然要略中方論儘有不合繩
墨者故今人或云某論非仲景之舊某方非仲景之真
肆意刪改以爲復古此誤也巢氏病源引小品云華佗
之精微方類單省而仲景經有候氏黑散紫石英方皆

數種相出入節度陳延之以晉初人其言如此是他至
篇末宋人附方千金外臺中引仲景者頗多豈知今之
致疑者盡非仲景之本論原方乎此宜存而不識焉
再按讀書志以是書與玉函經相混作八卷而劉完素
所稱仲景方論一十六卷者據其自序而言之非當時
有原本徐鎔致疑于斯殆爲失考

趙氏良仁金匱方衍義

未見

蘇州府志曰趙良仁字以德少試吏憲司卽棄去從丹溪朱
志脩學醫治療多有奇效名動浙東西所著醫學宗旨金匱

方衍義并丹溪藥要等書張氏據吳良仁掣家去浙後復來吳占籍長洲以高壽終

胡氏引年金匱要略方註

未見

程林曰金匱要略明初有趙以德註嗣後有胡引年註方論訛舛甚多

盧氏之願金匱要略摸象

佚

摩索金匱

九卷

未見

杭世駿曰盧之願著金匱要略摸象未成父促之成既成火之曰十年後方許汝著書父歿後述先人之志成摩索金匱九卷石目偏盲摩索者言暗中得之也

徐氏彬金匱要略論註

二十四卷

存

自序曰不習經義不可以論史不讀史不可以衡論百家之書蓋治理之變莫備於史而其源必出於經此古今之通義也張仲景者醫家之周孔也仲景之傷寒論金匱要略醫家

之六經也。今仲景傷寒論有吾師南昌喻先生尚論復有余
一百十三方發明業已流布其金匱要略卽所謂金匱玉函
經也。爲後世雜症方書之祖。乃有藥味有方論之靈素也。其
中立言之意欲人每證必明致病之由。每藥必明參互之法。
而後分證論治。經權相參。不令龐雜攙亂正法。故立論著方。
寧簡無冗。謂繁冗則視聽搖心意惑而失其端緒也。人則以
爲奧而略之。後之方書。旁搜博設。務爲廣羅。冀人弋獲。于是
用方者。合則神奇。誤則大枉。甚或因病索書。炤方偶驗。傳誦
鄉里。究竟用方者。未詳藥證相合之故。若是者。求其觸類引
申。自不可得一概據方覓病。豈非刻舟求劍歟。且療病必索

書而求不解意之方。得者爲偶得。不得當何如。甚乃因其不
解方意。而誤投殺人。又當何如。人則以爲便而遵之。獨喻師
作醫門法律。立論多宗金匱。固足以表章前人。啓牖末學。
矣。然僅如一人遇事慷慨。引經斷義。言者足以悅心。聞者足
以動聽。豈若使人人各習全經。曉暢經義。其聲教四訖之盛。
更爲博大。但奧義難悉。此余著金匱要略論註。正如六經既
明。則古今諸史。不期明而自明。謂源流既正。卽復泛涉方書。
自有朝宗之妙耳。顧以謏劣。闡斯秘要。千慮一得。豈能盡先
聖精蘊。聊爲下里巴音。以冀白雪之和云爾。昔康熙拾年歲
次辛亥孟夏朔日。携李徐彬忠可氏題。

凡例曰：一此書廢墜已久，中多訛字，疑者闕之，示慎也。聞有
挨文折義，聊以鄙見質之。後賢一原文有附方云：出千金外
臺諸書，似屬後人贅入。然方引藥味，頗亦不凡。或原為仲景
所制，因述彼習用者之書名。今采心如徐鎔傳本，附列以俟參
攷。一拙著有註有論，正義疏釋，備於註。或有剩義及摠括
諸證，不可專屬者，見於論。更有經義可借以發本文之覆者，
別具上方。一此書雖出管見，然遠近有道無不就，正博洽君
子，即未習醫，亦虛心質之。借重姓氏，以奉教多者，居前。非有
所先後也。若從遊諸賢，竟屈肩隨矣。一註中精意宜詳味者，用
密圈○○○。其有翻剝者，用密點、、、。其就經文逐字註

釋者，悉用空尖。○○○非以此分句讀，故凡係經文字面，即
尖之。取其易辨耳。一讀我論，註有法，須先將方論藥味逐字
不遺，熟記貫串，竭其知識，探討既久，然後將余論註驗其得
失，可不摘段取便，不可彷彿涉畧。要知他方書原屬剽竊，湊
集，故可閱首置尾，即內中採擇一條，時亦獲驗。若金匱之妙
統者一卷，全體逼現，不獨察其所用，須察其所不用，要知仲
景審證用藥，已臻聖域，其所不用藥，豈智力不及後人耶。

四庫書目提要曰：金匱要略論註二十四卷，漢張機撰。國朝
徐彬註。機字仲景，南陽人。嘗舉孝廉，建安中官至長沙太守。
是書亦名金匱玉函經，乃晉高平王叔和所編次，據陳振孫

書錄解題則此書叔和所編本爲三卷王洙鈔存其後二卷後又以方一卷散附於二十五篇蓋已非叔和之舊然自宋以來醫家奉爲典刑與素問難經並重得其一知半解皆可起死回生則亦岐黃之正傳和扁之嫡嗣矣機所作傷寒卒病論自金成無已之後註家各自爭名互相竄改如宋儒之談錯簡原書端緒久已替亂難尋獨此編僅僅散附諸方尚未失其初旨尤可寶也漢代遺書文句簡奧而古來無註醫家粹不易讀彬註成於康熙辛亥註釋尚爲顯明今錄存之以便講肆彬字忠可嘉興人江西喻昌之弟子故所學頗有師承云

程氏林金匱要略直解

三卷

存

允例曰一引證諸書悉本靈素本草脈經甲乙中藏及傷寒論其六朝唐宋諸名家有確論者附之林也後學以經證經要在直截簡切義理詳明期於取用不故作僻語迂論曲解以欺誤人也一斯道之妙洞徹氣化之機精貫陰陽之理非參究之士語之不知非達道之人傳之莫習故讀仲景金匱必融會仲景傷寒渣滓心年月便領悟其旨趣否則得此失彼未詳窺其要妙也一仲景方法如麻黃湯先煮麻黃者

大承氣後內芒硝者大小柴胡復煎者有頓服溫服小冷服日三服日三夜一服日再服其助藥力有啜粥有飲暖水有食糜者有重覆取汗取微似有汗取下取利小便者如此之類未可一二詳載方法圓通千古不能踰越故謂之祖方一宋林億校正附唐人諸方如侯氏黑散之類今皆刪去其柴胡飲子則宋人方也

張氏志聰金匱要略註

未見

按右見于傷寒綱目序

高氏世杜

未見

按右見于素問直解凡例

周氏揚俊金匱要略補註

未見

按右見于溫熱暑疫全書序

沈氏明宗金匱要略編註

二十四卷

存

沈明宗曰金匱一書文辭簡約義理深玄誠補軒岐之不足為後學之津梁也但從來著書立言必先綱領次及條目而

是編乃以治病問答冠於篇首叙例大意反次後章且諸方論頭緒參差不貫使觀者如入霧徑失其所之棄而不讀者有之矣嗟乎仲景去今千有餘禩簡多遺亡而原文夾於傷寒論中後人未窺其微以致分出編次失序究非仲景之意編仲景書者之誤也故余不揣鄙陋僭以次章冠首而為序例次以天時地理脈證湯法魚尾相貫於後俾條理不紊而使讀者易升堂奧同登敷趣未識鑒者以為何如

魏氏為形金匱要略本義

三卷

存

按是書頁面題曰論註自序曰釋義名目各異序後又附林億等序及徐鎔說一篇依舊釐為三卷註解雖多闡明不免文詞龐雜也

尤氏指金匱要略心典

三卷

存

自序曰金匱要略者漢張仲景所著為醫方之祖而治雜病之宗也其方約而多驗其文簡而難通唐宋以來註釋闕如明興之後始有起而論之者迄於今乃不下數十家莫不深求精討用以發蒙而解惑然而性高明者泛騖遠引以曲逞

其說而其失則爲浮守矩矱者尋行數墨而畏盡其辭而其失則爲隘是隘與浮者雖所趣不同而其失則一也余讀仲景書者數矣心有所得輒筆諸簡端以爲他日考驗學問之地非敢舉以註是書也日月既深十已得其七八而未克遂竟其緒丙午秋日抱病齋居勉謝人事因取金匱舊本更加尋繹其未經筆記者補之其記而未盡善者復改之覃精研思務求當於古人之心而後已而其間深文奧義有通之而無可通者則闕之其係傳寫之誤者則擬正之其或類後人續入者則刪汰之斷自藏府經絡以下終於婦人雜病凡二十有二篇釐爲上中下三卷仍宋林億之舊也集旣成顏曰

心典謂以吾心求古人之心而得其典要云爾雖然劉氏擾龍宋人刻楮刀盡心劑要歸罔用余之是註安知其不仍失之浮卽失之隘也耶世有哲人箴予闕失而賜之教焉則予之幸也雍正己酉春日飲鶴山人尤怡題北郭之樹下小軒徐大椿序曰今之稱醫宗者則曰四大家首仲景次河間次東垣次丹溪且曰仲景專於傷寒自有明以來莫有易其言者也然竊嘗考神農著本草以後神聖輩出立君臣使佐之制分大小奇偶之宜於是不稱藥而稱方如內經中所載半夏秫米等數方是已迨高而有伊尹湯液之說大抵湯劑之法至高而盛非自伊尹始也若扁倉諸公皆長於禁方而其

書又不克傳。惟仲景則獨祖經方，而集其大成，遠接軒皇，近兼衆氏。當時著書垂教，必非一種。其存者有《金匱要略》及《傷寒論》。兩書當宋以前，本合爲一。自林億等校刊，遂分爲兩。爲夫傷寒乃諸病之一病耳。仲景獨著一書者，因傷寒變證多端，誤治者衆，故尤加意。其自叙可見矣。且傷寒論中一百十三方，皆自雜病方中檢入，而傷寒之方又無不可以治雜病。仲景書具在，燎如也。若三家之書，雖各有發明，其去仲景相懸，不可以道里計。四家並稱，已屬不倫。况云仲景專於傷寒乎。嗚呼！是尚得爲讀仲景之書者乎。《金匱要略》正仲景治雜病之方書也。其方亦不必盡出仲景，乃歷聖相傳之經方也。

仲景則匯集成書，而以己意出入爲耳。何以明之。如首卷括樓桂枝湯，乃桂枝湯加括樓也。然不曰桂枝加括樓湯，而曰括樓桂枝湯，則知古方本有此名也。六卷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即桂枝湯加龍骨牡蠣也。乃不別名何湯，而曰桂枝加龍骨牡蠣湯，則知桂枝湯爲古方，而龍骨牡蠣則仲景所加也。如此類者，不可勝舉。因知古聖治病方法，其可考者，惟此兩書。真所謂經方之祖，可與靈素並垂者。苟有心於斯道，可舍此不講乎。說者又曰：古方不可以治今病，執仲景之方以治今之病，鮮效而多害。此則尤足歎者。仲景之方，猶百鈞之弩也。如其中的一舉貫革，如不中的，弓勁矢疾，去的彌遠，乃射

者不恨已之不能審的而恨弓強之不可以命中不亦異乎
其有審病雖是藥稍加減又不驗者則古今之本草殊也詳
本草惟神農本經爲得藥之正性古方用藥悉本於是晉唐
以後諸人各以私意加入至張潔古輩出而影響依附互相
辨駁及失本草之正傳後人遵用不易所以每投難拒古方不
可以治今病遂爲信然嗟乎天地猶此天地人物猶此人物
若人氣薄則物性亦薄豈有人今而藥獨古也故欲用仲景
之方者必先學古窮經辨證知藥而後可以從事尤君在涇
博雅之士也自少即喜學此藝凡有施治悉本仲景輒得奇
中居恒歎古學之益衰知斯理之將墜因取金匱要略發揮

正義朝勤夕思窮微極本凡十易寒暑而後成其間條理通
達指歸明顯辭不必煩而意已盡語不必深而旨已傳雖此
書之奧妙不可窮際而由此以進雖入仲景之室無難也尤
君與余有同好屬爲叙余讀尤君之書而重有感也故舉平
日所喜論說者識端於尤君所以註此書之意亦謂是乎雍
正十年壬子陽月松陵徐大椿叙

黃氏元御金匱縣心解

二十二卷

未見

四庫全書提要曰右國朝黃元御撰元御謂張機著金匱玉

函經以治內傷雜病大旨主於扶陽氣以爲運化之本自滋陰之說勝而陽自陰升陰由陽降之理迄無解者因推明其意以成此書於四診九候之法言之頗詳

戴氏震金匱要略註

未見

按右見于揚州畫舫錄

李氏鈞金匱要略註

未見

李斗曰李鈞字振聲精仲景法方伯族人患傷寒見陽明證時醫治以寒劑延月餘殆甚方伯延鈞診之曰此寒證也宜

溫中用附子壹兩服則病益劇欲絕鈞曰劑輕故加附子至二兩與人參二兩同服衆醫難之鈞曰吾自見及試坐此待之如何力迫之服及明日霍然矣謂諸醫曰病之寒熱辨脈之往來此脈來動而去滯知其中寒而外熱仲景所已言諸君未見及耳所著有金匱要略註多發前人所未發揚州畫舫錄

朱氏光被金匱要略正義

三卷

存

按朱光被字峻明其里貫未詳是書莫知修于何代其

編第與目次不合行墨間塗乙點圈加以朱筆無序及
跋文其潦草牽率似未全脫稿者往歲吳伯齋來龜
山醫真岡田義叔從鎮臺牧野和州成傑至碕陽不吝
重價購之而歸余速借閱之註中有啓前哲未道之
蘊者乃錄一通以藏之義叔名順益風骨瀟灑亦
好古之士也

醫酉籍考卷三十八

